



我撿到一地課本

What I Think of Art Lessons

許淳涵 | Chun-Han HSU

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二年級生

我不是老師，我是一個學生。

我從高中畢業一年了。畢業前夕，學校學務處外面的走廊，變成臨時的廢棄課本回收廠，人進人出。不想要書的人可以去那邊丟書，想要書的人便去那兒撿，成一種風景。當我逛到那附近的時候，我看見成堆的書就在夏天的風裡很熱鬧地開闢，有一種豐收氣氛。永遠有一些小紙條會不經意地飛到腳邊。有時候，某些藏了三年秘辛就是這樣被解密的。由於我是美術班的學生，在高中從來沒上過普通班的音樂美術課，所以當我在回收區看到這些科目的課本便好奇地蹲下去翻，瞧瞧大家過去都做了些甚麼，宛如細品過期雜誌，既新奇又悵惘。

不一會兒，我逛到了美術課本區。我特別好奇，因為我的西洋美術史老師是那本課本的編寫成員。我是不能放過調查老師課本銷路的機會的。然而在我抽一本來看完之後，有很多複雜的想法和身邊的棄書一樣堆積在我的思緒中。我發現她是個感情豐富、不吝文辭的人，寫的課文淺顯易懂，又不失一點秀美的雕琢，很像一齣歌劇開演前傳閱在焦躁觀眾的手之間的前情提要，適合一個趕時間又需要基本認識的觀眾瞥個幾眼，也適合刁胃的戲迷慢讀。

但是，回到夏天的校舍走廊，每一本廢棄課本，不是拋光面全新的發亮，就是封面封底的空白內頁全被撕去了，要是撕得不乾淨，角落還留著一截多項式計算的式子，或是一撮少女漫畫的頭髮。更有甚者，這樣的美術課本滿坑滿谷和一些軍訓的飛彈戰鬥機、健教的蔬菜水果堆在一起，比較像是開學的氣象。而那些負重而來、輕盈而去的人要參加的下一場開學典禮，其實將四散各地。

幸運的是，我從附中的門走出，從信義路「散」到羅斯福路四段上的台大裡。我懷著一名學科、術科一把抓的學生的狂狷，在一門政治修辭課的期末演講先承上文，後啟下列三項問題。



我不敢說這是洞察美育現況的冷眼直言，只是一種緬懷，一種期待，乘駕演說的氣勢而出。

首先，為什麼一套精采的美術課本，從來到一個新生手上，到他離開高中校園，不曾被翻閱，卻是乾乾淨淨地躺在五月的陽光下，等待下一個主人，或一台環保卡車？我可以因為小讀一章音樂課本而滿足，因為它提供了太多我可能耗時費心才能蒐集到的音樂知識。裡面，從中世紀僧侶的聖歌到貓王都有介紹，很有意思。我敢說它所寫的內容、它描述的時代風雲，無一不帶人們聚集到誠品書店想要汲取、沾沐到的氣息。為什麼，在很多人眼中，這些知識和排比互文、對數表和關係代名詞一樣乏味呢？這代表甚麼？

再者，為什麼一本本天衣無縫、主張多元涉獵的課程標準、計畫書不等於讓每一個高中生充分享受藝術，甚至參與藝術的機會？一張選票、一個理念，它們支持的方針、它們規劃的願景，從會議室動身，

經過好幾顆長官印章的批准，旅行到校園，實現在學生的生活中，到底有多少善意就此被忽略，被排擠？有多少美術科的發展空間被現正掛帥的升學主義壓縮？不錯，這是老問題，在老問題不斷壓迫到新的世代時，它必然面對新的質疑和呼聲。

最後，如果，都已經不是高中生的我們有機會重新上一堂美術課，你想要做些甚麼？

當時，我的聽眾大部分是社會科學院的學生，我和他們在年齡上平等。今天，我試圖在這份刊物上說一些話，我想我和一些讀者的求學經歷是相似的。我問著我的聽眾：「你想重拾畫筆，狠狠地把一些值得留下的畫面勾勒下來，還是抓起相機，到外面捕捉精彩的瞬間，還是觀察電影時尚，發現藏在浮華背後的文化意義？為什麼你想這麼做？」而這個原因也許來自過去的缺憾，抑或是新生活的刺激，這些，都是做為這個國家教育改革的重要線索。因為，它們不是模仿某個國外現狀的舉動、利益團體或重要人士的一己之見和意識形態的投射。它們務實，而這種務實來自縝密的自我檢討，而非莫名其妙的臨淵羨魚。

我喜歡在素描課的時候看老師示範，並非我真的需要那張示範作品，而是我喜歡從中追索他們凝視石膏像的眼神，從裡面重新找到一個年輕人的亢奮和憂鬱。剛剛那席勾勒、照照相的話，是說給普通班聽的。同一個問題，我要再問一次：如果，都已經不是高中生的我們有機會重新上一堂美術課，你想要做些甚麼？

余秋雨是一個當代著名的作家。他曾經在《行者無疆》裡說：「文學藝術的永恆魅力，正是出現在永恆的感受和尋找中。」一首詩，會有讓人樂於搜索的情感轉折、創作技巧。從一幅畫、一部電影、一件衣服到海邊的一間媽祖廟或各國大城市的捷運出入口，它們何嘗不具有許多的美感線索，值得我們發



1 羅丹這件雕塑作品迷醉的神態，體現了人藉著創造能使感官經驗昇華（sublime）至抽象而神祕的精神層次。（許淳涵攝）

掘和欣賞？我喜歡「尋找」的概念。尋找，對於一個身陷 ABCD 四壁障蔽的中學生而言是浪擲的奢侈，對於一個出入教室辦公室的教師而言常常是奢侈的浪擲，前者必須在考試鈴響前保身求生，後者期望聚年資成一座穩妥的塔，把曾經不安分的心埋在塔底。

容我自問自答。我無法處理老師基於專業考量，而不使用課本的問題。但是，我的焦點並不侷限在人和書的關係之間。我所關注的，是那個因種種原因而產生、廣大且跨世代的「不在乎美術課」；我所擔心的，是這些「不在乎」的原因，繼續傳遞到未來，成為主流的共識，但同時與集體對創意產業的仰慕消費矛盾並存。

我認為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漸進習得的價值觀是造成「不在乎美術課」的主因。藝術根植於無後顧之憂的經濟狀況，就像我們常觸及的希臘哲學，其實是建立在廣大殖民地與奴隸制上的豐碩果實，它，當時只在衣食無缺的公民間傳遞。然而，這個面臨大考之際，衡量甚麼是浪費、甚麼又是效益的價值觀，在被更多人接受的同時，大大限縮了這些接受者——學生的探索疆域，使他們美感經驗匱乏，早早拒精神層次的刺激於千里之外。拒絕敏感，就是拒絕接受情緒的撞擊，和亞里斯多德所謂「淨化」的機會。

另一方面，讓學生無法充分享受藝術、參與藝術的因素，我認為有四個：

第一，官定的課程計畫畫了一塊沒人吞得下口的大餅。第二，台灣明顯的城鄉差距。第三，教學節數本身的稀少。第四，課程偏重繪畫或勞作的單一規劃。第五，我認為，這是最致命的問題，也就是升學主義掛帥。當我在讀中教司的課程標準的時候，就對這個在一週一節或隔週兩節的時數裡，傳遞跨時空全人類藝術文化的志氣感

到佩服。也就是說，學生要在五十到一百分鐘內文武雙全，拿筆，要畫得出完美構圖、明暗分配更了解不同時空背景的風格，打開書，要叫得出名家、認得出名作，這些，叫做「以學生自身經驗為出發點的培養。」。

在維持現今升學體制的前提下，我不認為改變的空間是狹小的，我反而想，縮小打擊面之後的投資會比先推翻再建立來的有效。

學生應可以有選擇藝術領域的空間，把注意力放在小一點的範圍上。這樣，經驗本身才有足夠的時間與學生產生連結、深化那個領域對學生的意義。再者，我在美術班時，常常有機會參加公家的專案計畫，到不同的縣市甚至和外僑學校交流，如和天母的美國學校進行交換展覽和參觀。

其中，專案計畫裡有一個全島的海洋風情夏令營，讓不同縣市的美術班學生到嘉南、花東甚至外島的澎湖、蘭嶼體驗不同的漁村風貌，不僅能加深創作與本島之間的連結，還能結交許多來自不同生活背景的朋友。這種城鄉交流，我覺得實屬難得，更覺得應該擴大這些機會讓普通班的學生也能參加，因為我們同屬於這塊島嶼的人民，用超越台灣地理複習講義的方式來認識家鄉難能可貴。

反之，從鄉到城又應該有甚麼樣的交流呢？

台北，是台灣目前文藝活動最鼎盛的都市，有國際化的展演活動、國際級的文物博物館和高密度的策展空間、藝術學院，適合定期讓量化的外縣市學生進行深度參訪。台中，不僅有國立台灣美術館收藏大量台灣重要藝術作品，還有東海大學的美麗校園，每年國科會於斯舉辦全國高中人文社會科學營，讓來自全台的學生一起修課，內容廣納文史哲、藝術、政治與社會學，聘任各大學教授講課，和高中生對話。我在 2008 年暑



2 師大附中美術班至阿里山寫生旅行，學生於蒼莽的神木林間取景。（謝宜儒提供）

假參加過，而我相信這個活動會一直是學員心中的饗宴花園。雖然這是個經過甄選的營隊，然而我覺得這樣的教學概念值得推廣到更基層的校園中。因為，這是一個能在多元入學管道之中平衡資源分配不均的方式，每一年，每一個寒暑假，在批批學生的心中撒下感動的種子、植入知識，和一次夏日回憶的刺激，我不相信這是徒勞無功的浪費。

接著，我將進入第三個問題的範疇。首先，我不否認美術課適合營造一個紓壓的環境，但是，不同於其他學科單向灌輸的課業期望，我認為美術課是一個讓學生滿足以及實踐自我期望的機會。怎麼說？美術課可以從選修分班開始。選修甚麼？我們把美術的領域擴張到包括諸如電影、時尚、戲劇甚至部落生態的廣大範圍去。讓學生在有限的時數內從事自己喜歡的小規模計畫，從自己偏好的領域去認識美術的全貌，並且能完成足以應用到多元入學競爭中的作品。我有一個表弟，他有很強的數理天分，平常喜歡自己寫程式、畫動畫，把它們結合成電腦遊戲。有一次教師節，他便做了一個老師打地鼠的遊戲送給他當禮物。

這顯示甚麼？

學生不一定要畫畫、剪貼，因為他也許喜歡攝影、看電影、看時尚雜誌、設計電動，若在學校有這樣的管道讓他們深度學習，就像愛樂電台的標語：「我們不是要培養小孩成為音樂家，而是要讓他們的生活有音樂陪伴。」況且，身處社群網路和高度數位化的世代，在強調手作的同時，

我們有必要催生更多媒材與美術教育結合。而我對於師資來源有高度的自信。各所藝術大學的實習生或教育學程學生或教師，是有可能來到高中設工作坊的，甚至發展成跨週末的活動，用來彌補或替代校園中有限的節數。這些都是曾經真實行諸於學校的活動。全台灣有非常多公立的藝術院校，科系也很豐富，除了純藝術，還又多媒體動畫、服裝設計、建築、工業設計、雕塑等等，我認為讓這些大學體系的課程適度到高中校園進行推廣教育，或更積極參與大學招生博覽，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。

升學主義掛帥，扼殺了台灣教育的多元。但是，這種結構性的問題，很難在短時間內有所改變。我們只能期許，每一個美術老師，能有他的堅持、他的執著、他的使命感。他自己必須肯定、把握美術課的價值，不借課、不考試、不自修，不讓美術課變成幽靈課程，更不要讓這些豐碩的文化果實變成沒人想碰的渣滓碎屑，這是當務之急。

「文化的使命就是感知更廣闊時空的冷暖疼痛。」美術課，可以不用是硬邦邦的一堂課，它也可以是一個允許學生敏感、鼓勵學生抒發情緒、引導學生展現個人特質的機會。這堂課，也許大考不算分，但是它讓學生自己替人生尋找可能性，它讓學生自己替生活增添色彩，它讓學生自己掌握創造的快感。

我們對美的發想本於感官，就連對美的創造也牽連感官、心智和材質的縝密網絡。我所說的教育使命，若自外於這個網絡外是無意義的，也就是說，我視一地的課本是這個網絡傳遞失效的證明，因為教與被教之間有斷層。我感到焦慮，同時我認為我們有能力做改變，在更多人選擇迴避和畫地自限之前。